



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 小说研究

Studies of the Latin American Novel of
the Post-Boom

郑书九 等著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小说研究/郑书九
等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100-09749-9

I. ①拉… II. ①郑… III. ①拉丁美洲文学—
小说研究 IV. ①I730.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634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小说研究

郑书九等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749-9

2013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0 1/4

定价: 48.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扶持基础研究的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天光云影共徘徊”(代序)

——读《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小说研究》有感

陈众议

我相信,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余波依然回荡在许多中国作家的心理,“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也仍是无数中国读者记忆犹新的名词,但时移世易,热忱已然冷却,“爆炸”后的拉丁美洲文学不再令我们的作家和读者废寝忘食,甚至不再使他们觉得那么亲近、那么洞若观火、那么如数家珍了。然而,拉丁美洲的文学仍在继续,其巨大成就依然或者说重新为世界所瞩目。郑书九先生及其弟子们奉献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小说研究》当可说明一二。

这是郑书九先生和几位新锐学者潜心研究的结果,填补了我国拉丁美洲文学研究的一个空白。著作写出了拉丁美洲小说的变迁以及“爆炸”后一代的创作方法、价值取向和审美特征,也写出了“多元”语境中拉丁美洲作家的追求与持守、创新与传承(其审美价值和借鉴意义均不减当年)。

多年以前,郑书九先生就有此愿,要将门下弟子的有关论文汇集成册。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小说研究》便是有关成果的一次呈现。其中不仅有他的心血与眼力,也有新生代学人的辛劳与探赜。

毋庸讳言,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客观上多少得益于冷战。一方面,传统使然,拉丁美洲是美国“后院”和西方的延伸;另一方面,古巴的存在和时代的左转又将拉丁美洲推到了反帝、反美的前沿。于是,拉丁美洲文坛左右逢源,人们言必称“魔幻”,并终使奋起于20世纪中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等一干作家迅速闻达于世界文学殿堂。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他们及他们的作品都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但是,随着冷战的消歇、意识形态的“淡化”,拉丁美洲率先成为美欧跨国资本的“校场”和“后院”。“春江水暖鸭先知”,拉丁美洲文坛自然也是“河豚欲上”,并且先声夺人,有了发散性的气象与变化。首先,文学在“全球化”(其实是跨国资本主义化)时代日益具有一般商品的性质,资本为许多作家贴上世界的标签,这其中既有我

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如伊莎贝尔·阿连德、普伊格、波拉尼奥，等等；也有本书中涉及的其他众多“后一代”如布里塞·埃切尼克、斯卡尔梅达、索里亚诺、埃斯基韦尔、马斯特雷塔，等等；甚或还有降生于“爆炸”后的70后、80后，如法尔科、拉贝、内斯坡洛、奥尔图尼奥、索拉诺、隆卡格里奥洛、哈斯本，等等。

其次（这也许更为重要），当今拉丁美洲文学的丰富性并不以泡沫式增长为标志；拉丁美洲作家英雄本色，其现实情怀和审美追求基本保持了向上的品格。

然而，我们的文学却是病了；那是因为我们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虽然鲁迅说“人心很古”，盖因人类的基本属性中始终蕴涵着兽性，但文学毕竟是以抑制这种兽性（包括人性的弱点和现实的不堪）、擢升灵魂为其主要目标的。遗憾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化，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合谋，将文艺引向了低俗的喜剧化和喜剧化的低俗。

这倒很像近现代西方文学的一个向度。文艺复兴运动以降，文学开始加速放弃崇高、拥抱低俗。15世纪，普尔契和博亚尔多以玩笑的态度对待之前的英雄人物。前者为奥兰多的故事添加了不少民间笑料，后者则索性让奥兰多这么一位身经百战的勇士变成了笨拙害羞、被安赫丽卡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傻瓜。这种调笑在阿里奥斯托和拉伯雷的笔下演化为“戏说”与“大话”或“狂欢”，同样，福伦戈在其长诗《巴尔杜斯》中有意把日常生活中带有戏谑和嬉闹功能的词汇和概念同一本正经的拉丁语杂糅起来，以使用前者颠覆后者。作品因此而获得了强烈的喜剧效果。这颇让人联想到韩寒等愤青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讽刺性模仿。巴赫金认为拉伯雷的狂欢（《巨人传》）多少受到了《巴尔杜斯》的影响。而在曼里克等人的喜剧中则已然发展为“恶搞”。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巨人卡冈都亚降生了，他呱呱坠地就能喝掉上千头奶牛的乳汁，以至于在摇篮里就迫不及待地一头奶牛吞入腹中。而这一直被认为是拉伯雷人文主义的表征：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人的精神（也即以巨人嘲笑巨神，或以巨人丑化巨神），并用手指“梳头”、“洗脸”之后，便“拉屎、撒尿、清嗓门、打嗝、放屁、呵欠、吐痰、咳嗽、呜咽、打嚏、流鼻涕……”又比如庞大固埃在教会图书馆里看到的《囊中因缘》、《法式裤裆考》、《神女卖笑》、《修女产子》、《童贞女之贗品》、《寡妇光臀写真》、《臀外科新手术》、《放屁新方》种种呼应了薄伽丘的表演。

这种比严格意义上的讽刺更为随意、但也更有感染力的调笑与文艺复兴早期蓬勃兴起的喜剧化合成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将相对僵硬的中世纪慢慢解构、熔化，以至于让约瑟变成了笑容可掬的老头儿，他甚至会说这样

搞笑的话：“呵，不幸的老头！/命运是如此漆黑，/做玛利亚的丈夫，/被她糟践了名誉。/我看她已经怀孕，/却不知何时何如；/听说是圣灵所为，/而我却一无所知。”

类似恶搞颇多。听众、读者在笑声中被消解并消解了一切。就这样，薄伽丘或普尔契、博亚尔多或阿里奥斯托、福伦戈或拉伯雷、曼里克或无数无名诗人的讥嘲调笑和恶搞嬉皮笑脸地蔓延开来。到了15、16世纪，南欧大小不等的各色喜剧院、喜剧场如雨后春笋般，以燎原之势对教廷和宫廷文化形成了重重包围。于是，伊拉斯谟怀着恶意的快乐大谈真正的创造者是人类下半身的“那样东西”，惟有“那样东西”。正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文艺复兴运动的两面性乏人诤评。同样，喜剧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人们不加甄别。于是乎一不留神，文学在向下、向俗、向小（小我）（美其名曰“生活化”）进程中一发而不可收。

上述倾向在文艺复兴运动和之后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众所周知，自由主义思潮自发轫以来，便一直扮演着资本主义快车润滑剂的角色，其对近现代文学思想演进的推动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它甫一降世便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欧洲的封建制度、扫荡了西方的封建残余。但它同时也为资本主义保驾护航，并终使个人主义和拜物教所向披靡，技术理性和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

如今，不论你愿意与否，世界被跨国资本主义拽上了腾飞的列车。这是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虽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却多少可以说明当下中西方文学的由来。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从高雅到恶俗……观念取代了情节，小丑颠覆了英雄；“阿喀琉斯的愤怒”退化为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是对当今中西文学及其由来的一种简单的说法，而《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小说研究》却能提供另一种丰富的参照：拉丁美洲文学的发展和发散并不以放弃应有的持守为代价。老一代作家不必说，“爆炸”后一代、后二代也大都保持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介入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探索的相对内敛反而彰显了后一代的现实情怀。一如郑书九先生所说，“他们抨击前辈作家脱离社会现实的、夸张的实验主义倾向，批评他们过分强调语言在叙事作品中的主导地位”。这或可被视为拉丁美洲作家代代向上的一个因由，一种传统。

虽说艺贵有我，文学也每每从小我出发，但指向和抱负、方法和视野却

大相径庭，而文学经典之所以比史学更真实、比哲学更深广，也恰恰在于其以己度人、以小见大、拥抱崇高、守护美好的向度与方式。如是，本书不仅为我们的读者展示了一片别样的天空，也为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生教学提供了一种模式，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从“文学爆炸”到“爆炸后文学”	
——当代拉丁美洲叙事文学研究	5
第二章 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到新一代小说家	
——“文学爆炸”后哥伦比亚新小说研究	43
第三章 在叙事中多角度地审视历史	
——“文学爆炸”后秘鲁小说视角研究	87
第四章 大众文化构建的文学新空间	
——“转折期”作家普伊格及阿根廷小说发展趋势	135
第五章 墨西哥革命:不变的主题	
——“文学爆炸”后墨西哥女性小说研究	182
第六章 反独裁与流亡文学题材的传承与创新	
——“文学爆炸”后智利小说发展新趋势	223
第七章 蒙特罗索的幽默与危地马拉小说	
——“文学爆炸”后危地马拉叙事文学走向	266
第八章 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新解读	
——“文学爆炸”后拉丁美洲生态小说研究	295

前 言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的拉丁美洲文学领域出现了一个非凡的、史无前例的、震惊世界的文学发展时期。一代优秀作家脱颖而出,他们才华横溢,思想活跃。在文学创作上,他们大胆变革,刻意求新,创作出了一大批构思新颖奇特、情节扑朔迷离、技巧精湛娴熟的好作品。拉丁美洲文学登上了当代文学的高峰,产生了令人目眩的“文学爆炸”。这一时期的叙事文学取代了诗歌的统治地位而一枝独秀,先后发表的重要小说有《佩德罗·巴拉莫》(1955)、《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1962)、《跳房子》(1963)、《绿房子》(1966)、《百年孤独》(1967)、《淫秽的夜鸟》(1970)和《我,至高无上者》(1974)等,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拉美文学热,人们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拉丁美洲一批名不见经传的中青代作家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更有两位小说家在之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发展有如历史进程,有高潮,也会有低谷。拉美的小说创作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达到顶峰之后,进入了“转折期”。这种现象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石破天惊般轰动世界的各种主义、流派的盛极而衰有关,同时也成为拉丁美洲文学一个新的积累孕育期。鉴于这是“文学爆炸”后一个时期,文学史家及批评家称之为“爆炸后”或“后爆炸”时期。我们认为,“爆炸后”的说法似乎更符合拉美文学发展的事实与历史,因为这一时期并没有新的“爆炸”式的文学发展态势的发生。相反,一批文学新人、一批年轻的小说家逐渐崛起,他们逆“爆炸”时期的潮流而动,无论从其叙事题材、叙事手法以及在其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世界观都有别于“爆炸”时期。他们摒弃了“爆炸”时期过分求新的实验主义的倾向,更加关心人们的日常生活,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现实主义在新形式、新观念下“复辟”,创新成为拉丁美洲叙事文学发展的主流,也形成了“爆炸”后小说创作的新的繁荣局面。

对西方文化、文学的借鉴与学习始终是我们坚持的原则与方针。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一批有识作家,特别是小说家,借鉴拉丁美洲作家的创作理念、叙事结构及艺术手法,创作出了一批独具特色的作品,在中

国文坛引起强烈反响。而这些作家从不讳言对拉美作家的学习、模仿与借鉴。2012年6月在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访华座谈会上,莫言等中国作家即坦言他们的创作受到了拉丁美洲作家的影响,并对他们的创作推崇备至。

对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即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发展的趋势与嬗变进行深入地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这一研究在国内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尚无一部有关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小说研究的专著出现,严肃且有深度的研究文章也鲜见于报刊。我们对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小说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而十几年来我所指导的拉丁美洲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所研究的对象也全部集中在拉美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表的叙事文学作品上。在此基础上,我们在2005年年底决定撰写一部研究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小说发展趋势的专著,并且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当年的校级科研项目立项。

我们首先对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三十多年来的叙事文学流派与思潮,以及涌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作品进行宏观的分析,研究拉丁美洲当代叙事文学发展的趋势。笔者的研究成果形成本书第一章《从“文学爆炸”到“爆炸后文学”——当代拉丁美洲叙事文学研究》。文章提出了有关拉丁美洲“文学爆炸”起始及终结时期的独特看法及这一时期拉美文学创作的得与失;分析了“爆炸后”拉美小说作家队伍的变化,新作家对传统的突破,以及拉美文坛在新时期所呈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小说创作呈多元化及多样性的特点,实证体小说、历史小说、反独裁与流亡小说、侦探小说等流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确立了巩固的文学地位。

“文学爆炸”时期的主将,如获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等在“文学爆炸”后时期创作势头不减,他们以新思维、新题材的作品奉献给读者。而他们各自的国家哥伦比亚和秘鲁的新生代作家,以丰富多彩的题材、不同的叙述视角回溯历史反思现实,将人类生存的画卷及残酷的社会现实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文学为社会服务的态度及立场、悲观失望的情绪、政治暴力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及对人类精神的摧残等,成为对这两个国家叙事文学研究的重点。研究的成果形成郑雯撰写的第二章《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到新一代小说家——“文学爆炸”后哥伦比亚新小说研究》及毛频撰写的第三章《在叙事中多角度地审视历史——“文学爆炸”后秘鲁小说视角研究》。

从“文学爆炸”到“爆炸后文学”的过渡时期,普伊格超越文学的范畴,寻找电影等大众文化作为革新的力量,对小说创作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与实践。

20 世纪 70 年代末大众文化元素开始介入文学创作领域,新侦探小说等亚文学体裁悄然兴起,同性恋等边缘题材也不再成为文学禁忌。楼宇撰写的第四章《大众文化构建的文学新空间——“转折期”作家普伊格及阿根廷小说发展趋势》中,将大众文学趋势的先行者普伊格及其对三十年来的阿根廷文学乃至拉丁美洲文学不可小觑的影响做了详尽的分析与深入的研究。

墨西哥 1910 年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墨西哥叙事文学经久不衰的题材。随着女性文学的崛起,墨西哥女性作家将笔触伸向社会,以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墨西哥革命,多层次地诠释革命的起因、发展与结局,重新思考社会变革给民众带来的影响。她们将女性所特有的细腻情感与人生经验融入创作,使作品带有丰富而鲜明的个性,给“墨西哥革命小说”注入了新的活力。王钰撰写的第五章《墨西哥革命:不变的主题——“文学爆炸”后墨西哥女性小说研究》中,在介绍墨西哥女性文学的基础上重点选取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试图通过她们的作品重新解读“墨西哥革命小说”。

20 世纪 70 年代拉丁美洲的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相继出现了军事独裁政权,导致大批进步作家被迫流亡海外。反独裁与流亡构成了拉丁美洲叙事文学中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重大题材。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发表的长篇小说《幽灵之家》,以家族故事为背景,借助实证主义的叙事模式讲述了三个家族四代人的恩怨纠葛,揭示了智利人民在独裁与民主间的抗争。独裁政治催生了流亡文学的兴起,并成为拉美一道独特而苦涩的文化景观。另一位智利作家斯卡尔梅达的流亡经历及其文学创作,反映这个政治动荡国家的特殊历史印迹,唤醒了人们自由的社会意识。他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也代表了新一代拉美作家的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由李放、郑雯、陶东共同撰写的第六章《反独裁与流亡文学题材的传承与创新——“文学爆炸”后智利小说发展新趋势》,其中对“文学爆炸”后的代表性作家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智利这样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及其当代叙事文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拉丁美洲文学中从不缺少幽默的元素,而幽默也成为作家面对复杂、残酷现实的一种独特选择。20 世纪拉丁美洲重要的短篇小说家、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特罗索被评论家认为是以幽默为主要创作特点的作家,而讽刺、戏仿、黑色幽默等成为他终生创作的武器。范玲撰写的第七章《蒙特罗索的幽默与危地马拉小说——“文学爆炸”后危地马拉叙事文学走向》,对蒙特罗索面对残酷现实所做出的幽默反应进行了独特的分析与研究。本章还对危地马拉文学在“新小说”时期所呈现的多姿多彩的趋势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给予充分的肯定。

生态文学研究是近些年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裴迪负责撰写的最后一章《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新解读——“文学爆炸”后拉丁美洲生态小说研究》，从宏观的生态文学理念出发，着眼于对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生态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并且通过对几部重要作品的生态解读，研究生态文学与拉美丛林文学之间的联系，对拉美生态文学进行了一次横向和纵向的考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作品是我们师生数人为时六载、历尽艰辛、努力学习、潜心研究的成果。我们不揣冒昧地宣称，这一成果在我国的拉丁美洲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我们不仅将一部形式与内容基本完整的学术专著呈现给外国文学研究界，也填补了我国在拉丁美洲当代叙事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我们的这一研究作为本校科研项目在2011年年底结项。北京外国语大学主管科研工作的副校长金莉教授建议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的后期资助项目。这项研究能够获得该项目，得益于数位专家的推荐与审查，或许还有评审专家对这一研究题目的重视与关注。金莉教授自荐为项目申请做推荐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除推荐外，还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天光云影共徘徊”——读〈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小说研究〉有感》；推荐专家李德恩老师已经作古，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就文章的修改与笔者交换了意见。针对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所提出的意见，我们又用了近一年时间做了认真的修改，有些文章甚至做了重大调整与改动。笔者及项目组的全体成员对诸位推荐专家及评审专家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不时出现新的疑问与困惑。我们还会带着这些疑问和困惑，诚挚地邀请各位同行及读者，与我们一道继续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探讨，以期得到更加令人满意的研究结果。

郑书九

2012年6月9日于八达岭

第一章 从“文学爆炸”到“爆炸后文学”

——当代拉丁美洲叙事文学研究

郑书九

1964年,拉丁美洲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安赫尔·拉马(Ángel Rama,1926~1983)坦言:较之欧洲文学以及美国文学,就文学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而言,没有比拉丁美洲文学更难了解和理解的。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地区之间缺少传播和交流的渠道,使相互之间的即时性的了解难以实现;此外,由于文学批评未得到充分发展,也使得外部世界对于拉丁美洲文学得出了不完整的甚至是扭曲的认识与印象。^①

严格意义上讲,我们所研究的文学应称为“西班牙语美洲文学”(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即美洲大陆原有的西班牙殖民地国家的文学,而不是整个拉丁美洲文学,因为她既没有包括讲葡萄牙语的巴西,也没有涉及其他非西班牙语国家。我们之所以使用“拉丁美洲”而不是“西班牙语美洲”,更多考虑中国读者的习惯,照顾多数人对这片次大陆的认识。“西班牙语美洲”所涵盖的是一个多达20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地域。欧洲文化、印第安文化以及非洲文化之间的冲突融合、不同国家文化传统各异、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诸因素,构成了这一次大陆在文学发展与嬗变过程中多元性与复杂性的情况。

一、“文学爆炸”“酝酿期”的起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拉丁美洲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新人辈出、流派

^① Becerra, Eduardo, 2008; “Proceso de la novela hispanoamericana contemporánea. Del llamado regionalismo a la supuesta nueva novela.” En: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 Tomo III Siglo XX. Madrid, Cátedra, p. 15.

纷呈、作品百花齐放,在世界文坛独领风骚,称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el boom literario)时期。而实际上,“文学爆炸”并非一个文学流派,未见其纲领或宣言,亦没有独立的文学刊物。但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恐怕无人能够否认她的存在,否定她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以及对拉丁美洲乃至世界文学发展进程的影响与作用。对于这一时期有另一种更“文学化”的说法,即“西班牙语美洲新小说”(Nueva novela hispanoamericana)。但从历史角度讲,这种说法远不如“文学爆炸”那样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爆炸”(英文词 boom)这个概念最初是谁提出的,现在无从查考,但提出者未必给予它一种正面的评价。Boom 是个象声词,指瞬间爆发发出的一种极大的力量,尽管它的能量很大,但是持续时间很短。概念的提出者似乎除了承认其规模及能量之外,其贬损之意毋庸置疑,而“爆炸”一词又确实很难与文学发展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人们普遍接受并使用这种说法,其中包括推崇她或是对其持异议的人。

作为这一文学时期的经历者,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José Donoso)^①于1972年撰写了《文学“爆炸”亲历记》(*Historia personal del “boom”*)一书,他指出:“我愿不揣冒昧地提出这种看法:如果说60年代西班牙语美洲小说达到了那个高度,确实有一个值得商榷的、被称为‘文学爆炸’的存在,那么首先应归功于那些曾致力于否定它的人;而‘文学爆炸’,不管它是真正存在还是杜撰出来的,不管它是有价值或是很一般,特别是由于它与随之而来的难以置信的狂欢节混淆在一道,它终究是歇斯底里、嫉妒和偏执狂的一大创造。如若不是这样,读者则可心安理得地持这种看法:在刚刚过去的十年,西班牙语美洲小说——根据不同的爱好,也许把这一部分算进去,也许把那一部分算进去——曾经有过一个非凡的高潮时期。”^②

但是,关于“文学爆炸”的起始时间众说纷纭,大家比较认同的说法是何塞·多诺索在他的《文学“爆炸”亲历记》中提出的。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获得成功,这大大强化了拉美次大陆知识分子的“拉丁美洲意识”。由智利作家贡萨罗·罗哈斯(Gonzalo Rojas)^③发起,于1962年在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学召开了世界知识分子大会。此次大会吸引了一大批拉丁

① 何塞·多诺索(José Donoso,1924~1996),智利作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淫秽的夜鸟》(*El obsceno pájaro de la noche*,1970),1990年获智利国家文学奖。

② [智利]何塞·多诺索:《文学“爆炸”亲历记》,段若川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1页。

③ 贡萨罗·罗哈斯(Gonzalo Rojas,1927~2011),智利诗人,1992年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及索菲亚王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奖,2003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

美洲知识分子的参与,尤其是一批著名作家,如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①、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②、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Augusto Roa Bastos)^③、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④等,这也标志着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特别是各国作家之间团结与合作的大好局面的形成。多诺索认为可以将这次大会视为“文学爆炸”起始的标志。

关于“文学爆炸”的时间界定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评论家或文学史家认为应该从20世纪40年代末或是50年代初开始算起。认为从20世纪40年代末算起的依据是将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1949年发表的小说《这个世界的王国》(*El reino de este mundo*)作为标志。在这部小说的前言中,作者提出“神奇的现实”文学理论,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后来风行于拉丁美洲、对世界文坛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流派“魔幻现实主义”的理论先导。另一种看法,认为应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算起,他们的依据是,以1955年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⑤发表的魔幻现实主义经典之作《佩德罗·巴拉莫》(*Pedro Páramo*)为标志,开创了“文学爆炸”的先河;还因为在60年代声名鹊起的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⑥、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⑦、富恩特斯等作家在50年代中后期已经崭露头角,他们的作品也已趋于成熟。持上述看法的人认为“文学爆炸”结束于70年代中期,以阿根廷作家马努埃尔·普伊格(Manuel Puig,1932~1990)的小说《蜘蛛女之吻》(*El beso de la mujer arena*,1976)作为这一时期结束的代表性作品。

通过对拉丁美洲叙事文学这一时期的研究,我们愿不揣冒昧,对拉美

① 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诗人。1945年获智利国家文学奖,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 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1904~1980),古巴小说家、文学批评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理论的先驱。

③ 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Augusto Roa Bastos,1917~2005),巴拉圭小说家,20世纪最重要的拉丁美洲作家之一。1989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

④ 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1928~2012),墨西哥作家、散文家、政治家。1977年获委内瑞拉加列戈斯文学奖,1987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1994年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等。

⑤ 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1918~1986),墨西哥作家,他一生著述不多,全部作品包括一部短篇小说集《烈火平原》(*El llano en llamas*,1953)、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及《金鸡及其他电影脚本》(*El gallo de oro*,1980),但在世界文坛享有极高声誉。1970年获墨西哥国家文学奖。

⑥ 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1914~1984),阿根廷作家,“文学爆炸”时期的杰出代表,代表作作为长篇小说《跳房子》(*Rayuela*,1963)。

⑦ 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1927~),哥伦比亚作家,“文学爆炸”时期最出色的作家之一,其作品《百年孤独》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最突出的代表作,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爆炸”的起始以及结束的时间定位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既然是对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发展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个文学时期,“文学爆炸”必然符合发展的正常规律,有其“酝酿期”、“高潮期”及“转折期”这样一个发展进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基于这种认识以及我们多年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文学爆炸”的“酝酿期”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高潮期”为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大致10年的时间;而“转折期”延至70年代中期,整个“文学爆炸”时期大致持续了20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认为可以将胡安·鲁尔福195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作为“酝酿期”开始的标志。这部小说以其新奇的写作手法、繁杂的叙事结构、深邃的社会主题和娴熟的语言运用,引起文学批评界的关注。这种关注首先来自欧洲和北美洲的非西班牙语国家,而后轰动了墨西哥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文坛。《佩德罗·巴拉莫》是一部“开放体小说”:她拥有多重性的叙事结构,有开放的时间与空间,留有大量令读者联想与参与的空间和空白。小说打破了生死界限的羁绊,摆脱了时空结构的束缚,以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颠覆了传统小说的模式,成为风靡世界的“魔幻现实主义”经典之作^①。而著述不多的鲁尔福本人被视为墨西哥最好的小说家,民俗主义、印第安主义的先锋,拉美新小说的先驱,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文学大师。12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的《百年孤独》(*Cien años de soledad*, 1967)将这一流派推向了巅峰,成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集大成之作。

此外,“爆炸”时期代表性作家在5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积累,也为他们在60年代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这也是我们将“文学爆炸”“酝酿期”的起始时间定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另一个考虑。胡利奥·科塔萨尔195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追逐者》(*El perseguidor*)成为其文学创作的转折点,他的作品从此开始关注人类的生存问题,而这种关注的最终结果是1963年发表的惊世之作《跳房子》(*Rayuela*, 又译为《掷钱游戏》)。加西亚·马尔克斯50年代发表的中篇小说《枯枝败叶》(*La hojarasca*, 1955)被认为是《百年孤独》的练笔之作。卡洛斯·富恩特斯于1958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La región más transparente*),可视为其代表作《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La muerte de Artemio Cruz*, 1962)的姊妹篇,是作

① 参见郑书九:《执著地寻找天堂——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解析》,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者的“墨西哥革命小说”系列创作的起始。

二、“文学爆炸”的高潮期及其“主将”

毫无疑问,“文学爆炸”代表作家中当首推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和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 1936~)①。这四位作家并称为“文学爆炸”的“四大主将”,而他们的代表作也确实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的“高潮期”,如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巴尔加斯·略萨的《绿房子》(*La casa verde*, 1966, 又译《青楼》)等作品。

科塔萨尔的“开放体小说”

在四位作家中,科塔萨尔年龄稍长,他的创作生涯始于40年代,深受欧洲先锋派的文学与艺术思潮、尤其是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从他最初的短篇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博尔赫斯的“幻想小说”的影子,但又与之有所不同。如果说博尔赫斯的小说创作多半是逻辑思辨、苦思冥想的结果,科塔萨尔的幻想小说就是另一种类型;虽不乏幻想、神奇与荒诞,却与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创作从“幻想”到“现实”的真正转型始于他的中篇小说《追逐者》,小说向读者展示了“垮掉的一代”年轻人的迷茫与困惑,反映出作者对于人类生存问题的关注,被认为是带有存在主义倾向的作品。而生存问题的困惑与迷茫在其《跳房子》一书中得到完全的反映与诠释。这是一部作者在异国他乡经历的回顾,表现了巴黎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两个大都市的社会生活以及一代人的忧虑与命运,反映了作者的人生哲学及世界观。由于这部小说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科塔萨尔被誉为拉丁美洲的“乔伊斯”。

科塔萨尔反对文学上的一切因袭守旧、墨守成规,在创作上富于探索与创新精神。他追求一种开放式的小说,通过作品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使二者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沟通,以扩展作品的表现张力。作者曾讲到:“我在自己和将要读这本书(指《跳房子》)的人之间架了一座桥。

①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 1936~),小说家、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尽管同时拥有秘鲁及西班牙国籍,但是他的文学作品基本上以秘鲁以及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为题材,我们倾向于将他归入拉丁美洲作家之列,201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